

第三十四章 廣信宮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莊墨韓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今日構陷於他，實是賭上了老夫七十載清名，一旦賭輸，我自然甘心承受結果，老夫隻是不明白，那位範公子實乃詩中謫仙般人物，若公主早對外臣言明，我斷然不會自取其辱。”

長公主歎了口氣說道：“我也沒想到那小孩子詩名之外，更有如此癡狂心性。”

莊墨韓閉目，臉上湧起一股惋惜神情，半晌之後悠悠說道：“我惋惜的不是別事，隻是歎自己清明半生，臨到老來，卻做下如此醜陋之事。如果那範公子不是一夜寫盡人間三百詩，或許這全天下士民，真會因為老夫一席話，而認定範公子是個抄襲的無恥之徒。”

老人睜開眼睛，眸子裏已歸平淡清明，微笑道：“如此也好。”

“也好？”長公主的赤足輕輕在軟榻邊沿上滑動著，檀唇輕咬，幽怨道：“莊大家，母親一向敬重你的才德，所以才邀你在宮中居住。我答應你的事情已經辦妥了，你答應我的事情呢？莫非以為兩國協議已簽，你那親兄弟馬上就要被迎接回國，所以範閑能夠保住名聲，你這假意惜才的老狐狸，反而能夠心安？”

莊墨韓微笑說道：“錯便是錯，老夫便是心係親情，所以落入長公主算中，才會來慶國一行。我那兄弟，有半生殺人無數，若長公主想反悔，老夫也沒有辦法，唯有回北齊之後，為他祈禱，願他在貴國監察院的大獄裏，能夠過得舒服一些。”

長公主微笑無語：“我將言冰雲賣給你那個學生皇帝，唯有如此，你們才能持肖恩換回北齊，這樁買賣。不是你與我的買賣，卻是你那皇帝與我的買賣，隻是我已經履約，你卻沒有做到答應我的事情。今夜殿上，如果你不是假裝吐那口血認輸，而是一口咬定範閑那首詩是抄的，事情還未可知。所以...莊大家，你回國之後，記得給你的皇帝學生帶個口信。你們北齊，欠我廣信宮一個人情。”

莊墨韓微笑說道：“範公子有大才，詩力實非人力所能及，想來長公主也能猜到，這位範公子大概是位久不現於人間的天脈者。我很好奇，慶國有位天脈者，怎麼不急著保護，反而要除之而後快？更何況，就算指認範公子抄襲一事。又能對他造成何樣的傷害？”

長公主淡淡道：“我從來不相信什麼天脈者的鬼話，莊大家熟讀經書，當知道聖人之言。如果範閑是什麼勞什子天脈者。如果他的能力隻是在吟詩作對這些小道之上，對於慶國朝廷來說，又有什麼好處。至於我為什麼會對付他，這就與老先生無關了。”

莊墨韓賭上自己數十年時間。在天下士子心目中的無上地位，要將範閑踩在腳下，原來全是受長公主所托。隻是他卻不知道慶國官場裏的繁複關係，也不清楚長公主與範閑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成為獄母與女婿的關係。

但範閑清楚長公主為什麼要對付自己。

他半跪在殿頂的屋簷上，立在瓦片上的三根手指有些冰涼，看著明瓦下方那個三十出頭的嫵媚公主，雙眼中寒意漸起。在殿中郭保坤發話之時，範閑就知道是宮中的貴人與這位莊墨韓聯手，要將自己趕出京都。

抄襲之事。看著似乎隻是件小事，但卻涉及到了所謂“品性”，想來如果殿中自己不是聊發詩狂，將闔殿君臣震住，隻怕大家都會相信莊墨韓的說法。自己成了文賊，雖然不會有受什麼處罰，仕途如何也可再議，隻是與婉兒的婚事，倒可能會告吹太後最不喜歡什麼，這位長公主肯定比自己清楚。

更讓範閑寒心的是。原來此次兩國私密協議中的前北魏密諜總頭目肖恩，原來是莊墨韓的兄長！長公主為了說動莊墨韓來慶國打壓自己，竟不惜將慶國駐在北齊的密諜頭目，朝中大臣之子言冰雲雙手賣於敵國。

她膽子也太大了！行事如此陰險，這宮中的皇帝還怎麼能容忍自己的親妹妹，做出這種傷害國體的事情來！

夏夜微風從廣信宮的殿簷上吹過，讓皺眉偷窺的範閑稍微冷靜了一些，他知道，就算自己聽到這些秘辛，也不可能用這件事情來要脅對方。她是皇帝的妹妹，太後最疼的小女兒，僅這兩個身份，就足以讓她在這慶國橫行無忌，賣

臣子以求私利。

範閑看著下方榻上那女子的一頭烏黑秀發，無來由地感到一陣惡心。

這女人果然不僅是瘋的，還是變態的。

到此時，範閑似乎看清楚了整件陰謀的全部面貌。長公主與北齊皇帝之間的協議，便是出賣了潛伏北齊四年的監察院密諜頭目言冰雲，讓對方以此交換肖思及司理理，而北齊方麵出的價錢，則是請名動天下的一代大家莊墨韓前來慶國京都，借他之口，毀掉自己。同時還可以借此事，教訓一下向來不怎麼聽長公主支使的監察院係統。

隻是不知道她與北齊皇帝間的協議裏，還包括了什麼內容，範閑猜想，賣掉慶國在北齊的密諜頭子，長公主所獲得的，一定不僅僅是這些而已，而是會有更可怕的东西。

皇帝究竟知不知道自己的親妹妹在做什麼？

他摸了摸腰間硬硬的鑰匙，雙眼裏閃過兩道寒芒，擬定了應對的法子，在殿頂的夜風中調理了一下呼吸，然後開始退走。皇宮裏麵太危險了，自己的好運不知道還能維持多久。

剛下圓柱，卻發現長廊盡頭有兩人持著宮燈緩緩走了過來，範閑心頭一凜、小心翼翼地將自己的身體隱藏在柱子的陰影之中，隨著燈光的臨近變化，細微地挪動著腳步，保持身體與陰影始終在同一片區域之中。

他暗中祈禱這個宮女也會像先前擦身而過的宮女一般，不會發現自己。

宮女已經走過了大柱，而範閑也已經挪到了柱子的另一邊。忽然間宮女停住了腳步，這名宮女看來在廣信宮中有些地位，輕聲對跟著自己的小姑娘說了聲什麼，那名小姑娘甜甜地輕應了聲，便離開了，這名中年宮女站著等待。

她與範閑之間的距離，就隻有一個木柱而已。

範閑小心地用真氣調理著自己的呼吸，與廊柱後方宮女的呼吸漸趨一致。同時他有些心安地聽到，這名宮女的呼吸也沒有什麼變化，想來隻是湊巧停在這裏，而不是發現了自己。

二人間依然隔著一個木柱。

忽然間，範閑露在黑麵外的雙眼裏閃過一道寒芒，整個人的身體強行往左扭曲了數寸之地，這種與生俱來對危險的感覺，讓他逃過了一劫！

在他身體原本的位置上，一隻鋒利的劍尖悄無聲息地刺穿了木柱！

因為木柱太大，所以劍尖隻伸了一點點出來，可愛而又煞氣十足告訴範閑，如果他先前沒有那麼一扭，此時這劍尖應該是在自己的腰骨之中。

範閑冷冷繞過長柱，像條泥鰱一般，準確無比地鎖手上前，捏住了這名中年宮女的左小臂，與一般的武者反應都不一樣，沒有去管對方拔劍的動作。

效果果然很好，那名宮女偷襲不成，害怕刺客阻止自己拔劍，所以全部的真氣都集中在右臂之上，左臂的防守就顯得弱了許多。

就像一張紙被撕開的聲音後，宮女從木柱裏抽出長劍，張嘴欲呼！

範閑雙眉一擰，體內霸蠻的真氣雄渾無比地向對方的左臂裏灌了進去！這名宮女實則已有七品的實力，但是根本沒有遇見過刺客體內這種古怪真氣，經脈處一陣刺痛，就像無數把小刀正在刮弄著柔嫩的管壁，這種痛楚，讓這名宮女胸口一悶，竟是生生將示警之聲吞了回去，喉頭發出古怪的一聲輕響。

範閑一眼就認出來，這名宮女就是迎自己入廣信宮的那人，眉毛極長，長得很有特點。

宮女眉毛劇抖，運起體內真氣想與他硬拚一記，哪裏知道對方握著自己手臂的手，忽然間真氣一虛，讓自己運出體外的真氣全數落在了空處，一片恍惚之下，好不難過。整個人的身體，也因為這突如其來的不平衡，右側身體顯得略略一滯。

就在這電光火石的一瞬間，她的右頸處微微一麻，然後馬上就感覺整個身體都有些微微僵意。

範閑眉頭一皺，兩根手指從她的脖頸處收回，知道針上毒藥並不能真正的見血封喉，馬上方掌一翻，印在了這名

宮女的腹部上方，肋骨連結之處。

一聲悶響，宮女胸口塌陷，五官流血，就此死去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